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三

覆劉詹崖

頃奉惠書諸多過獎之說愧不敢當老前輩里居奉母錦堂色  
養慶洽期頤荷章紱之榮加助萊衣之有耀而維桑保障無曠  
晨昏似無所庸其瞻顧也示及林居日久閭閻疾苦蒿目心傷  
此舉如奉行不善適以擾民等語極是極是侍家世寒素深知  
一粒一絲之匪易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  
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  
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嘆行軍  
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與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

一義雖行之未必有效差幸與閣下來示意趣相同猥以不才承乏珂鄉適值台旌督辦團練有同舟共濟之誼此後互相戒約侍處如有擾民之政敬求老前輩隨時箴規尊處如有擾民之事侍亦當隨時獻替所屬官紳亦互相董勸我輩存一分之心小民自紓一分之力團練一事各省辦法不同議論亦異約而言之不外兩端有團而兼練者有團而不練者團而不練者不斂銀錢不發口糧僅僅稽查奸細捆送土匪卽古來保甲之法團而兼練者必立營哨必發口糧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卽今日官勇之法國藩於咸豐二年冬奉旨辦團卽募鄉勇一千零八十人在省訓練分爲三營其營官爲羅羅山王璞山鄒岳

屏三人係在藩庫支餉餘皆團而不練不斂民財三年冬造船  
添勇始行開捐老前輩此次興辦可否仿照鄙人舊例各屬皆  
團而不練以節糜費獨練千人以保吉贛如其訓練得人則漸  
次添募亦極易事如卓見以爲然則侍當具奏梗概伏候復示  
施行江西遭六七等年大兵之後元氣未復今北路則有侍與  
左鮑諸軍堵剿東北則派屈道等防守惟南路空虛擬令周念  
慈招康勇三千陳俊臣招桂勇三千新授贛鎮陳金鼇練兵三  
千又於吉安練團勇一千合爲萬人請閣下主持其閒李小泉  
觀察協同經理兵雖不多而逐日必操餉雖不厚而按月必楚  
庶幾南路緩急可恃不至再被蹂躪芻蕘之見伏候卓裁

致李次青

叢山關二營失利已飛致禮河四營速至徽郡協同防守務乞閣下靜鎮不可遠出迎剿狗逆用兵從不先發搦戰貴軍亦不宜輕於出隊爲彼所致反主爲客也徽城向來米少此次績溪若失則米商必斷此間當設法運至休甯殊恐緩不濟急耳

覆李筱泉

來示所陳各情實爲切中要害鄙人無以易之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卽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

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以官階論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釐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局不乏算細之員宜用來信之說位西之意亦與兩君相同而鄙說要不可盡廢祈參用之

覆夏敷甫

頃接惠書並送到大箸具見研經耽道學有本原軍中少暇不及悉心紬繹但繙閱一二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與閻氏古文尚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

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尙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舍困  
勉二字別無入處而不意閣下尙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  
微也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  
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  
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  
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  
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  
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足下講學有年多士矜式如  
能惠然肯來啟牖愚蒙實所忻望婺源大賢故里有江汪諸儒  
之遺風又得足下薰陶教育想復英彥朋興所有忠義旣經采

訪詳確造成冊結卽照蘇常之例一體辦理并請攜二三學者同來敝處卽入忠義局月致修金分任采訪不勝跂望

覆張凱章

次青所派二營在叢山者小挫在樓下者幸全想已有所聞矣本日已刻由鮑春霆帶去敝信囑閣下酌量撤入嶺內是恐徽州被圍糧路或阻乃萬不得已之下策實則行軍以穩靜二字爲主苟可不撤仍以不動爲妙惟閣下三思審度

覆張椒雲

惠緘聆悉鄙人之不遽援浙不遽赴蘇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使下游億萬黎元久罹水火不能不引爲疚負來示雖洞悉事



勢曲爲鄙人原諒而謂之老謀勝算不惑人言則非所敢承區區本懷乃較諸望救之羣情而更迫也前者私心竊計以爲八九兩月兵將齊集必可援甯國而駐廣德援浙而規蘇庶幾以後之速補前之遲不料湘霽兩營甫抵旌太而甯郡遽於十二夜失陷次青到徽次日派兩營至叢山關失利目下徽軍與凱章旌德一軍均極危急不特不能援浙規蘇卽皖南亦岌岌可慮焦憤之極彌深愧赧安慶合圍賊酋老小在內彼所必爭若仰託福庇賊以全力援北岸攻所必救致人而不致於人亦未始不足爲皖南蘇浙抽釜底之薪斯大幸也示及請慶帥入浙爲楚師犄角計豈不佳第聞已旋節回省不在崇安果有勁兵

多人而統之者又能得力浙中當能延致似聞浙帥亦不甚歧望閩兵也雅意殷拳曷勝紉感此後勿吝教言尤爲至幸

致胡宮保

次青到徽因徽防交替及積欠口糧糾結數日派二營防叢山關分守兩卡一營失利營官陣亡叢山關去績溪縣三十里去徽州府九十里次青現在徽州趕辦城守事宜該城蓬蒿沒人頹敗不堪料理侍續派禮字河溪等四營二千一百人到徽平江六營守城內禮河四營紮城外或可保全凱章紮旌德靜鎮未動春霆到太平本營亦令其堅守不動惟祁門老營太單旣恐賊衝入休甯斷徽祁之文報又恐索餉內訌務求閣下告希

菴帶二三營速來一助季翁到景鎮希公仍可北渡決不食言

### 致張凱章

二日未接來信焦慮之至豈路梗耶目下西路石埭之賊少東路甯國之賊多石埭之賊意在防靈軍東路之賊意在牽制貴軍進攻貴軍常常出小隊牽掣賊股俾不得以全力攻徽卻不可以大隊出擊萬山之中小隊則易發易收大隊則難進難退三百人以內小隊也過三百人則爲大隊矣其要全在多用土人指點路徑若路徑不熟不可輕動以小隊二三百爲疑兵彼此更換層出不窮而閣下全軍堅駐旌德安穩如山此目前之要務也至貴軍之餉道通塞文報往來全在太平一路不可忽

視

致陳作梅

二十一日之戰所關甚大若兩路入歙平江營恐難支持鄙人所稱堅守靜鎮者老營之大端其中出奇變化固不可一二遙制也山中行兵以哨探向導爲要務祈畱意

致鮑春霆

聞禮字河溪四營大敗徽州被圍危急之至請閣下全軍卽日入嶺由休甯救援徽州張凱章卽紮太平顧貴軍之後路至切至切

致胡宮保

徽州於二十五日酉刻失守次青聞實由大南門出城至今三日尚無確耗殆已徇節哀哉此人吾用之違其才也目下所最懼者賊由婺源竄樂平斷截祁門之後路蹂躪江西之腹地其次則恐凱章春霆兩軍斷於嶺外不得歸來至祁門老營得希菴帶四營來必可萬全前因朱唐三千人內有一千七百未見過仗故有此請今來四營千足萬足餘營可不再南渡恐北岸大警希公單騎回救則易大隊回渡則難也

致李希菴

聞已拔四營來援感慰無極其續撥六營南渡之說昨已寄信胡潤帥處止之想已達尊聽矣今早聞袁午橋潰退是江北之

急卽在目前權衡輕重應請閣下將所拔四營調回北岸敝處  
一面派人至中途截止目下祁門老營已穩鮑軍今日可入嶺  
內張軍明日亦可入嶺此間當站得住所慮者賊由婺源竄入  
江西腹地耳國藩之視北岸更重於南岸南岸縱有大變而江  
西省城必尙可保北岸若有大失卽漢口武昌亦恐難保請探  
明六安州賊情若緊求閣下單騎或帶一營來此相會鬯論全  
局如六安太緊則并不來會亦可

覆張凱章

湘勇向不長守城而善於修壘善於守壘請速出城紮營不可  
因循無論高山平地總以挖濠爲主愈深愈妙其石板不可挖

者設法或修一段木城或作越牆越濠俱可

覆張凱章

守城極不易易城內雖有守堞之兵城外亦須紮營以護餉道  
汲道閣下僅三千人恐不敷分布次青卽前車之鑒矣鄙意仍  
以全紮城外爲要祈酌之如業已修城心有把握則由閣下定  
計僕亦不爲遙制總之主守則專守主戰則專戰主城則專修  
城主壘則專修壘切不可腳踏兩邊橋臨時張皇也次青所以  
失者力主守城之說乃必待戰敗之後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  
未定賊已來撲士氣已餒軍械已失豈復能堅守哉閣下若爲  
守城計則當早早分布早早約定不准一人出戰待賊來撲城

我軍在城上悄悄靜靜看得分明的當然後出戰若不度其必勝尚不出仗也

覆張筱浦中丞

頃接景鎮惠緘欣悉文報照常六轡無塵至以爲幸此間自送別台旆後申刻卽聞徽郡失陷之信嘆台端吉祥之身不特脫離此大災變抑且不見而不聞也次青至今無一確耗而軍民皆言其業已出城未死殊不可解現今鮑軍紮漁亭張軍紮黟縣其由婺源入江西之路請左京堂禦之於樂平不知趕得及否徽軍之張金璧吳修斨楚軍之平江營禮字營皆已遣撤沿途恐不免於擾民用以爲慮耳



致張凱章

得信知黟城漸有米可買欣慰之至守城之說外間均不以爲然咸謂距城十里之石山地方極好紮營不知果否徽州皆不主守城而主守險牢不可破官紳之論然庶民之論亦然卽兵勇亦然卽賊匪之見亦然眾論之所在勢之所在卽理之所在也次青違眾故諸事大爲失勢閣下向順人心此次尙希三思徽防各將官中與閣下相見者孰優孰絀彼善於此者安在祈示知并祈常以好言撫慰之

致毓右坪中丞

弟接奉 寄諭知逆夷奪我大沽礮台占踞天津郡城八月八